

讀美國《伊利華報》二首

其一 一見中文湧淚花，行行鉛字若香葩。
莫愁萬里神州遠，小報一張半個家。
其二 僑居海外一家親，華報隨身作友人。
無限生機何處有，文章廣告領君尋。
雷海基 2014.07.28 于克里夫蘭

七月居克利夫蘭有感

天藍地綠路多花，街道人稀樹隱家。
日着單衣夜棉被，廬山避暑可如她？
2014.07.29

居克利夫蘭楊進華家

大道行人小，白雲萬里飄。
門前楓柏蔭，窗後燕鷗瞧。

野兔追階下，草花聞味遙。
鋼琴若希奏，一曲上晨霄。
注：若希，進華之女。

開普島外大西洋觀鯨魚

萬里晴空萬里風，羣鯨出沒碧波中。
何時許我長鞭執，駕得藍鯨入海宮。

雷海基

浦社長：七月去美國，在克利夫蘭亞洲城由楊進華陪同見過你。讀了《伊利華報》，覺得相當不錯，感而得小詩二首，現呈上。順便發去美國之行的三首小詩，和一篇小文章，不妥之處，請指導。如刊用，有機會請告訴楊進華，給我留份報作紀念。——雷海基

秦嶺走筆



投稿讀者園地欄目 散文《秦嶺走筆》文/秦心 To: 美國《伊利華報》

五月中旬一天，我去眉縣為大舅祝壽，閒暇之餘，耐不住碎(小)舅盛情相邀，便隨母親二姨三姨一行五人，前往秦嶺名勝景區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一游。

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，位於秦嶺主峰太白山北麓眉縣境內，相距二十多公里，驅車三十五分鐘左右即可到達。

出了縣城，我們沿 310 國道轉經 209 省道，一路蜿蜒向南，也就三四煙功夫，巍巍太白山便盡收眼底。當車行至遊客接待中心廣場附近，我們首被改建一新並極具現代氣息的各種設施所吸引，便興然下車漫步瀏覽起來。廣場上到處是一番忙碌地景象：工人們正在為本旬末即將召開地盛大開園儀式緊張地加快施工；兩排女子騎手，英姿颯爽地操練着隊列；一些安保人員，手持對講機，不停疏導着來自四面八方地遊客；還有許多園林工，分散在噴水池、人行道、遊客出入通道周圍，精心佈置着各種造形的花卉。這番景象，與清新湛藍的天空構織成一幅絕美的畫面，無不令人心曠神怡，並充滿着新奇之感。

廣場雖美，但卻無法阻擋住翠綠山巒波傳而來地陣陣引誘。於是，便有登高一覽的慾望。可是，按照景區規定，私家車現在不能直接駛入山門，需換乘景區專用車輛方可通行。另據說，從山門至半山腰停車場，少說也得四十公里路程，下車後，或坐攬車或徒步攀爬還需好幾個小時才能到達山頂，若將整個景區游完，至少也得兩天時間。由於我們即興出遊，加之也沒做充足準備，便不得不放棄了登山念頭，

索性就驅車在山下賞游起來。我們既領略了法湯線兩邊的“農家”風情，也徜徉了河濱路一旁的潺潺溪流。最後，沿公園路繼續向南，便來到進山要塞——山門。

山門用一色青磚按仿古式樣砌立，在群山峻嶺環抱下顯得格外霸氣，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。山門一側矗立着一排古樸厚重的文化牆，上面記載了從古至今的人文歷史及自然變遷。太白山的文化種類極多，諸如“周秦文化”、“張載文化”、“山域文化”、“草藥文化”、“古迹文化”、“酒文化”……都深深印在山中每一寸土地，每一片林木里，揮灑出仰萬世之高的太白氣場，引古今文人騷客紛至沓來。

太白山山高水清，土潤民勤，是原始農耕的發祥地之一，自然也就成為孕育原始農耕文化的搖籃，從眉縣出土的仰韶文化酒器鑒定得知，太白山完全堪稱孕育酒文化的搖籃。因其清泉萬涘，水質醇甘，釀造美酒得天獨厚，從而釀得“一滴太白酒，十里草木香”的太白臻品。據說，大詩人李白就十不里一次登山品酒。並在《登太白山》一詩中還對太白山進行了讚美：西上太白峰，夕陽窮登攀；太白與我語，為我開天關；願乘冷風去，直出浮雲間；舉目可近月，前行若如如；一別武功去，何時復見還。

儘管李白素有“斗酒詩百篇”的美稱，可到了太白山，此話竟不靈驗了。相傳一次，其登山觸景生情，臥石暢飲太白美酒，欲作詩抒情，豈料“舉目山水皆是景，詩到多時苦難吟；拋筆飛硯入雲端，留下千古潑墨痕”——面對太白美景竟不能寫出詩句，感到無從下筆，於是端起硯台，將墨汁向崖面上奮力潑去……不管是真是假，但太白山的奇、特、秀、雅，的確使人陶醉。僅山門四周那生機盎然蓬勃欲出的青綠，就足以令人驚心動魄！我不禁喟嘆：太白山外尚且如此，那么大山深處，又當何如？

這謎一樣的誘惑，不住縈繞心頭，並加深我擇日重游此地的慾望。

我遙望着山深處，彷彿聆聽到山脈熾熱地心跳和充滿深情地召喚：朋友，歡迎您再次光臨！

作者簡介：秦心，原名吳藝，陝西省咸陽市涇陽縣人。中國閃小說學會；中國詩文學會；洛陽小小說學會會員。2010 年涉足短篇小說、小小說、閃小說及其它體裁創作。迄今有近百篇作品散見於各報刊。

當滾燙的水被茶小姐注入茶壺時，立刻就有一陣裂帛聲響起。我突然意識到自己進入了一種燥游狀態，因為我感覺到了一片無喧囂之形、無激揚之態的醞釀了。這就是茶的境界嗎？

我慶幸自己找到了一處怡心的最佳去處。耽飲在此，一盞淺注，即讓人如臨清流，如臥綠茵，如坐看雲起，如夢聞雨至。其實，我並不懂茶道，我看中的只是品茶終於能讓我萌生出一種詩意的境界，讓我能夠在那一片如閑雲悠鶴般的茶語中，品味入痴，品出無盡的意境來。

記得清人龔焯在《巢林筆談續編》中說：“爐香煙裊，引人神思意遠，趣從境領，自異粗浮。品茶亦然。”說到底，品茶須悠閑，閑則靜，靜則定，定則境界出。我說不出品茶有多少種感覺，但認為茶境蘊于靈秀氣韻之中，使天地及萬物皆有道可循。茶在茶中，茶在茶外，茶幻化于分秒之間，茶又守成于質樸之中……由此，那茶境當是一種至上的境界了。陸放翁詩雲：“矮紙斜行閑作草，晴窗細乳戲分茶。”以休閒的心境，去品那一片載沉載浮的茶韻，的確是一種奇異的感覺和體驗。一旦進入這狀態，茶的韻味便會如同精靈一般在我心中盤旋起伏，潛行出一種絕妙的境界。暗付在這樣的境界里，一切的塵俗、名利和得失，原來竟可以如舊夢一樣一一退隱了去，沉澱下來的才是我的本真，是返樸的情韻。忽然想到佛家有言：“茶味禪味，味一味。”是了，禪味的獲得全在于靜，在靜寂中超越俗物之外，在寂靜中回歸自然。茶境，何嘗不是如此？

一次偶然的茶飲，使我茅塞頓開，進入了茶的境界；而茶境，則使我體味到了一種人生的深意，一種不俗的情懷。

作者簡介：張國中，男，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。已在全國省市以上報刊發表散文作品 300 余篇，10 余次獲獎。著有散文集《永遠的向日葵》。系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、滄州市散文學會常務理事、南皮縣作家協會副主席。



茶境(散文)

張國中

人皆說茶中大世界。稀里糊塗喝了幾十年的茶，對其中奧妙，我卻一直不能領略。真正感悟到一盞茶即是一段鬱鬱非非的韻律、一個詩意哲理的境界，是在南方旅遊時，偶然遇到的一家頗具畚族風格的茶居里。

那是五月的一個下午，我來到了這家名為“怡心”的茶室。我看中它有一種遠離市囂的幽靜，風煙清寂，湖光澄澈。這棟木質結構的小屋，迎面挂着一幅鮮亮的江南風情畫；我靠的這面牆上方，挂着一把舊得有些發亮的琵琶。不知從哪兒流出一支美麗而輕柔的江南小調，如清澈舒緩的小溪，淌進人的心中。

這間拙樸的茶室，色調佈置的隨意而不堂皇，走進去就像到了家，足以抹去旅人疲憊。在這里，無拘的人，無拘的話題，使得靈性亦無拘。

憑窗遠眺，我看見了處於遠處湖中山坡上的茶樹。這多情的灌木，被柔風推揉着，又被溫暖的陽光扶起來，在一聲聲鳥的問候里吐露着心事。雲霧漫過，幾位採茶的女子在茶樹間緩緩移動着，似在畫中游……隔着茶盅，我彷彿聽見茶的細細的水聲，在漸漸淡去的時光里，我的心也彷彿沉入更深的水域。

我手握着茶盅，盯着燒水壺里涌泉蒸騰。



那支筆

文/謝子清

十歲那年，表哥從深圳回來探親。對於他提來的一大包禮品，我沒有太多興趣，卻獨獨看上了他別在上衣口袋里的那支筆。

日日惦念着，切切饑思着，終於忍不住向母親吐露心聲。待母親去跟表哥一說，他竟沒有絲毫猶豫，慷慨地取下來送我。

那是一支純藍色簽字筆。通體素白、質地光滑、手感輕盈，而且有着別致的造型。偏居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西南鄉村，簽字筆絕對是稀罕之物。所以我寶貝一般地藏着，平素是極少拿出來寫的。

一天放學後，我做完作業就跑去玩耍。晚上回到家，書包里怎么也尋不見筆的踪影了，我着急得快哭出來。

焦躁地問着家人，最後母親搭話，好像是你二姐拿去了。

被二姐拿走了？心頓時涼了半截。調皮的二姐令全家頭痛且無奈。她粗枝大葉、丟三落四，文具常常殘缺不全。小學開始用字典，她一周內丟過兩本。之後學寫鋼筆時，丟得就更勤了。連母親厚着臉皮從鄰居家借來的“金星”筆，沒幾天也被她弄壞了，只得拿雞蛋去集市上賣，換了錢賠給人家。

為此，我們都煩着二姐。尤其是脾氣火爆的父親，沒少讓她挨揍。

簽字筆被她拿走，肯定兇多吉少。果不其然，當我怒氣沖沖地詢問她時，她竟然支支吾吾，顧左右而言他。最後逼得急了，才橫下一條心把筆還我，理直氣壯地說筆壞了，不但寫不了字，還弄髒了她的作業本。

接過筆來，拿去紙上一劃，果然壞掉了。

原來她忙着趕寫作業，寫得太久太用力，竟把簽字筆出水的筆珠弄沒了。

我哪里肯依，“哇”的一聲就大哭起來，並順手拿起她的作業本，憤恨莫名地撕掉了。

大半天的辛苦勞動白費了。二姐一看這陣勢，馬上跟我扭打起來。

作為家中的幼子，父母素來就偏袒我，加之二姐的頑皮，自然更不受待見。我不依不饒地吵着二姐，要她賠我的筆。父母也在一旁指責，最後弄得她慟哭不已。

一連好幾天，我跟二姐句話不說，仇敵一般。

但是，不管再怎么記仇，小孩子之間的怨恨，也常常被時間的風輕易吹散。

很快，我就小學畢業，升入初中。本來二姐也考上了中專，可貧寒的家只供得起一人讀書。在父母的反復勸說下，二姐做出了“犧牲”，抹着淚藏起通知書，沒幾天就南下打工去了。

流水線上的日子繁瑣而枯燥，十六歲的二姐過早地浸泡在生活的艱辛里。但她一點不氣餒，寫信回來洋溢的都是樂觀。

中考前夕，二姐專程請假回來看我。她用自己微薄的薪水，為我買了衣服、書包、手錶，更特意跑去文具商城，挑了一支精美的派克鋼筆。

鋼筆躺在透紅的筆盒里，躺在柔軟的絲綢上，只看一眼，就不由自主地喜歡上了。

“小時候寫壞了你的筆，現在賠給你。”二姐半是玩笑，半是認真。

“是嗎？我好像忘了是怎么回事！”想起自己當年的“可惡”，我自嘲着開脫。

她莞爾一笑，挽起我的肩，並不深究。我知道，其實那支筆，曾深深地印在我們彼此心中留下傷痕。關於學校、學業，更是二姐永恆的遺憾。或許歲月可以撫平一切，但記憶的海時不時會漲潮，那些舊年的故事，常常不經意地就敲開夢境的門。

二姐悉心為我買的那支筆，更是傾注着她的希望和夢想吧。只是不知道這些年寫下來，那些字，是不是還帶着體溫，保持着最初的味道。

謝子清，男，80 後，重慶人。曾以筆名耕夫、紫青、半緣君、知卿等在《芳草》《格言》《雨花》《雜文選刊》等報刊雜誌發表文章 400 余篇，系中國自由撰稿人協會會員。

明月寄相思



每當秋意微涼，當看到圓圓的月亮悄悄爬上樹梢的時候，總有難以言狀的喜悅溢滿心頭。這時候總有太多的期待，不只是月到中秋人團聚的喜悅，更是果實豐收收穫的季節。是啊，誰不喜歡這樣的日子，花好月圓，春華秋實，在這個一年一度的小假日子里，既沒有春節的緊張忙碌，也沒有國慶假期人滿為患的擁擠，有的閑適與悠然。而中秋夜，想必世上沒有那樣東西像月亮那樣得人寵愛，先不說它給帶了人們那一輪皎潔詩意的美，古往今來，它是文人騷客們必不可少擬寫的詩詞，人們對月亮似乎天生多情，從月如勾到圓皓珠潤，多少人為它竭盡全力驅歌吟唱，“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”；“明月出天山，蒼茫雲海間”、“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”，要不是鍾情于月亮，怎寫出這么優美的詩句？所以，由古代人有春天祭日、秋天祭月的禮制，和其它傳統節日一樣，慢慢發展形成了中秋節，這是對人們對中秋夜厚愛有了一個最完美的結局。

兒時，在白露漫上樹影的月夜，在家門口的曬穀場上，大人把已經收割好曬干的穀子裝入簍倉，大大圓圓的坪地就是我們天然的遊樂場。四周圍繞着挺拔的尤加利樹和果樹，銀色的月光從婆娑的樹影穿透下來，把我們的影子拉得老長，我們在樹影底下逗蟋蟀，學着各種昆蟲的鳴叫，追捉着一個個在夜空中飄舞的螢火蟲，然後把它們裝在透明的瓶子里，然後到黑暗的地方饒有興趣看着它在黑夜里閃閃發光。大人則忙着把香甜可口的月餅整齊的擺放在圓圓的籬筐蓋上，茶具也一應俱全，這是平時所沒有的盛宴。那時候的月餅還沒有現在的品種多樣，只有單一的五仁內餡，但對於物質貧乏的時代，已經是很不多得的美味了。安頓好一切，這時候所有的親人們，都拋開平時勞作的忙碌，悠然地享受着豐收與團圓的喜悅。在這個皎潔的月夜，伴着滿天的繁星，聽媽媽講述着一個個優美的神話故事，嫦娥奔月、女媧補天、廣寒宮前的玉桂樹，都是那樣的凄美動人。當月亮的芳華照亮大地的時候，也是夜深人靜之時，吃完月餅的我們甜甜地酣睡着在媽媽溫暖的懷里，媽媽溫柔的撫摸如那輪靜靜的明月，跟着我走遍四方，照亮在我前行的路上。

思憶的開門一旦打開，就如決堤的潮水般涌現。記起我們在小島上度過難忘的中秋之夜，那時我們剛畢業，為了過一個別有風格的中秋節，年輕的我們不怕辛苦，在船上路上顛簸了一天，終點抵達一個沒人的荒島。當月亮在天空如一個寶鏡照耀着小島的時候，在夜空下的小島萬籟無聲，這時只有我們在歌唱，歌聲里的我們是那樣的快樂，那時候的我們，有太多的少不更事，年少輕狂。還沒有被生活磨圓的棱角，敢說敢恨。可時過境遷，星轉斗移，已經各奔東西，歷經了歲月風雨的浸泡，再無從尋找那已經遠離的情懷，那一段美好的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。如今，皓月千里，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”只是一個美好的祈願。

雖然我也曾遠離過家鄉，但每到中秋節來臨，不理不遠都趕回家過節。所以李白的：“抬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”身處異鄉的惆悵我沒有真正感受到。月亮之于我，在心里從來就佔着很重的位置，我可以對其它節日忽略，唯一不可缺少的是中秋節，為了這天，更是鄭重其事，總想在這個特別的日子里過得意味悠長。但現實與夢境總有差別，充滿着美好詩意的每一個中秋夜，雖然也有團聚的完滿歡欣，但也有孤單清涼的寂寥。“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”，獨自品嚐着秋涼中的星月，這時候只有影子默默地伴隨在我的左右。只有觸動心底的“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”的情景令人心酸，還有對世事無常的感嘆。

“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”，蘇老也許是已經嚐盡世上的悲歡離合，才說出這樣遺世獨立的絕句。是的，凡事不應有恨。雖然月圓之夜多是浪漫的皎潔明月，但有時卻隱在厚厚的雲層里看不到它的影子，有時是沒有星星相伴的孤單，但總有着圓圓的月餅相伴，就如我一如既往地守候着那一輪圓圓的明月。生活不應該也是如此嗎？不理怎樣的際遇，不理陰晴圓缺，對生活都應有着美好希冀，不理黑夜怎樣的無邊，相信不久那銀盤一樣的月亮就會照亮大地。

今年的中秋節，希望如我所願，中秋之夜大地流滿芳華，因為我想攜着你的手，唱着那首動聽的歌，一起走到月亮最深處……

尊敬的編輯您好，

很感謝貴報在 8 月 15 日華報讀者版發有我的一篇散文《雨夜聽雨》，作品能得到您們的認可我感到非常榮幸。今天再將這篇拙作發給您們，請多多指教。

謹頌：祝秋安。 劉欣

中國讀者來稿

